

作者／賴青松 「穀東俱樂部」田間管理員

把自己種回土裡之後……

翻開2年前的頭一張塗鴉米報，細細讀過昔時舊文，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竟浮現心頭...「一顆叫做穀東俱樂部的種子」，那是2年前收穫祭後，第一個紮紮實實的念頭：「作農，真的

很累！」而今，經過3年的田底歷練，鄉間折騰，自己也算摸索出來一條「田間管理術」，不再如3年前那般生嫩，隔壁老農吆喝兩聲，便兀自倉皇打顫，生怕錯過了一個環節，弄

歡迎加入穀東俱樂部

首先，參與我們的行列，您的身分將由逛市場的「買米人」，變成看天吃飯的「種米人」，雖然面對四季風流水轉，颱風暴雨的危機，伴隨土地脈動，感受耕種者的心情起落，需要您更多一分的耐心與體貼，但是當您收到那來自土地，一包包沈甸甸，自己用心思澆灌與陪伴的「自己種的米」，口中的那份安心跟貼心，您將發現一切都是值得的！



過去3年來，我們很高興看到的是，「穀東」制度已經在台灣各地慢慢傳布開來，從南部到北部，從東部到西部，採取「委託種植」的穀東團體已陸續出現，這將讓更多朋友有機會實現心中的那畝田，也讓更多的土地得以恢復生機。如果您覺得宜蘭太遠，建議您可以就近參加最接近居住地的穀東團體，雖然大家的做法或有不同，但是透過您的參與跟付出，相信一定能夠找到人跟土地最適當的相處之道，也找到您的心能夠放下的所在。



(以下資訊僅供參考: 台北淡水的「大屯溪穀東會」、台北三芝的「大屯溪自然農法教育農莊」、新竹關西的「力園穀東會」、南投埔里的「埔里生態田」、高雄美濃的「三省堂穀東會」等)

「穀東俱樂部」田間管理員：賴青松

<http://blog.yam.com/sioong/>

擰了一條線索，便要將大夥兒交付的5甲稻子給辜負了。

打從2004年的敏督利、2005年的海棠到今年的碧利斯颱風，雖不敢說視颱風如無物，卻也漸漸體悟到，只要務農一天，颱風、豪雨、苦旱、強晴自是無以迴避，一切只有盡人事而後聽天命，即使田間莊稼有所折損，也只有「這冬過了望後冬」，這不是阿Q式的自我逃避，而是篤農積極前進的順天性格。去年受到海棠風災的影響，穀東們的稻子成片倒地、稻穀發芽，到底還落個減產一成的下場，今年雖僥倖躲過颱風的正面襲擊，卻受到晴雨不調殃及，距離每甲地9,000台斤的預期目標尚差200台斤，只能說是考個59分不及格，收穫祭的穀東聚會上，穀東頭家們可是寬宏大量，絲毫未跟管理員計較這連續2年的差誤，不少朋友們還熱情地攜家帶眷回深溝來，讓孩子們體驗「自己收成自己栽」的難得感受。

踏在剛收成不久硬實的泥土地上，迎面撲來淨是稻草的芬芳，望著眾人真實發心的笑顏，這裡一群忙著跟丈人學紮chhau-chang(稻草紮)，那邊一聚學著叔公仔壘草堆，收穫祭前夜便趕來幫忙的穀東朋友們，也忙進忙出地端著時令的好料上桌，原來是為了慶祝順利收成，也順便犒賞眾人同耕田地的努力，每年最受期待的「刈稻仔飯攤」要上場了。待日落月起薄暮時分，以北山為幕，大家又開始奮力搭起晾稻竹架，在野田中燃起點點竹燈，轉眼黑夜降臨，未久，昭華感性的歌聲便如水銀洩地般，服貼了在場每個人的耳朵跟心靈...集穀3年，終於又回到深溝這處，5年前自己第一次種出青松米的土地上，當時獨自下田惶惶惴惴，如今卻有上百穀東好友築夢相伴，未嘗不可說是一大進步，可怎麼自己心底卻有那麼點...罣礙？

回首3年，一路走來，就連自己也沒有想到會是這般！還記得第1年的穀東初聚，自己還為著預估成本不足，陷入企圖打工補貼生計的難局，如今卻已每月領受5萬元的委託管理費，不僅基本生活有所著落，甚至還籌資租用一處穀東招待所，讓有心「回鄉」幫農的穀東們，有個方便停

歇的位所。34歲返鄉歸農，自己原本只求下田務農，已可說是宿願得償，或是時勢所趨，穀東種稻竟也成了媒體及眾人注目的話題，管理員更成為鏡頭下侃侃而談的「穀東代言人」，不僅報章雜誌時有所聞，末了甚至還成了農委會推動新農業運動「漂鳥計畫」的代言人？哪會安呢？自己分明連稻子、稗仔都還分不太清楚，田間管水、施肥的基本動作還屢遭老農調侃的菜鳥，這下卻成了所謂新農業的希望之星？

話說回來，接受採訪的決定權在自己，決定幫農委會向年輕人招手的也是自己。可是回到農村愈久，卻愈感受到農業問題的沉重，只要有機會也願意盡些棉力，當然自己也沒能力獨自揹負這個共業的十字架，記得美虹曾經告誡：「唯有做自己才能長長久久。」這也是自己時刻謹記在心的教訓，用力過頭永遠是自己最大的致命傷，傷己也傷人。但是難以否認的是，單憑專志向農的一心，恐怕已沒辦法在農業立足，單靠異軍突起的一兩個明星，難保農村鄉里日益變質衰敗的命運。無論是穀東俱樂部或是傳統耕作的大小農戶，都必須面對相同的困境，農業從業人口日漸減少，營農組織益形集中巨大，最終還是落得小農無立足之地的下場。或許就像那句自己信口胡謔的順口溜：「用心種田不如用力氣種，用力氣種的不如用嘴巴種，用嘴巴種的不如用頭腦種，用頭腦種的卻不如不要種田！」或許正是這點焦急的心，才讓自己即使扭捏，仍願意透過媒體不斷對社會喊話吧？

「堅持做自己」、「用自己的方式快樂務農」，究竟還能走多久？走筆至此，即使自己不願承認也不行，幾年農夫生活下來，基本的信心危機依舊存在，只是關心的面向廣了些，煩惱的層次多了些，愛操煩的個性卻是沒多大改變。或許，這些因著田地而凝聚的善意，就是一切追尋的答案吧！3年種稻之後，似乎也種下眾人心田的因緣，凡夫俗子多所操煩無濟於事，所謂農夫，唯有將種子不斷種下便是，其餘...順天而矣。

